

汪智良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谁是鳄鱼



7.5
2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了《谁是鳄鱼》、《铁道奇案》两个中篇侦破小说。

美国友好访华团来海峰市访问前夕，海峰市发生了一系列怵目惊心的事件：公安局长被枪杀，一号潜伏特务给在台湾的上司鳄鱼发去密电。不久，潜入大陆的鳄鱼和一号特务又神秘地死去。但鳄鱼和一号的魔影仍在海峰市晃动。到底谁是鳄鱼？一号特务在哪里？他们行动的目的何在？《谁是鳄鱼》叙述的就是围绕这一案件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铁道奇案》描写了我公安人员大智大勇，破获一起杀人劫财案件的故事。小说人物鲜明，情节跌宕，引人入胜。

谁 是 鳄 鱼

汪智良著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威海教育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6.875 印张 146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 7—5329—0162—9/I·139

统一书号 10331·217 定价：1.80

目 录

谁是鳄鱼..... (1)

铁道奇案..... (119)

谁是鳄鱼

一

明净的半月儿，跃出云峰山顶，晶莹的蓝天一碧如洗。

夜已经很深了。沸腾、喧嚣的峰海市，渐渐地安静下来，仿佛是一位进入梦乡的巨人，沉浸在银色的月光里，显得那么宁静和神秘。

十一时多一点，一个幽灵似的黑影从一条里弄里窜了出来，象一只灵活的山狸，几步窜到中山路的一株垂柳下，身子紧紧贴在树身上，两只狡黠的小眼睛盯着马路的东端。

这时，一辆上海轿车从中山路东端急驰而来。两道雪亮的灯光，照射着寂静的柏油路面，如同白昼一般。垂柳下黑影那紧盯轿车的目光，倏的变得阴冷可怖，仿佛是一头发怒的野兽。他的右手慢慢地向裤兜里伸去……

轿车渐渐地驶近了。突然，那黑影一个箭步从垂柳下跃出来。刚刚还灵活得象只山狸，这时却变成了一位醉鬼，趑趄趑趄地晃到轿车的前头。

轿车猝不及防，在惊慌中嘎然刹住。“醉鬼”一声惨叫，栽倒在车下。

几乎同时，从轿车上“咚咚”跳下俩人，一个是身着警服的青年女民警，另一个是身穿中山服的中年干部。

“喝黄汤喝多了，跑到这里找死，不象话！”女民警不满地说。

“小姜，不要这样说话嘛！快看一看伤的……”

中年干部的话还没说完，这时，只见那个躺在地下的“醉鬼”突然一个鲤鱼打挺，奇迹般地一跃而起，手里握着一支短枪，朝中年干部“呼呼”就是两枪。在开枪的刹那间，“醉鬼”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惊愣着的女民警扑去。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仅仅是几秒钟的时间，简直令人猝不及防。枪声和“醉鬼”那副凶狠的面孔，使女民警从惊愣中清醒过来。她顿时警觉起来，急忙掏枪抵抗，但已经晚了，“醉鬼”已死死地扑住了她的双手，一条有异味的湿毛巾，紧紧地堵在她的嘴上……

中弹的中年干部，身体剧烈颤动着，眉心拧成一个大疙瘩，两道浓眉下的双眼，迸射出愤怒的火光，他那异常颤抖的手刚刚摸到腰中的手枪，身子突然一软，便倒了下去……

在中年干部倒下的一瞬间，女民警也失去了知觉，倒在“醉鬼”的怀里。“醉鬼”把她抱上车，回头得意地看了一眼倒在血泊里的中年干部。嘿嘿一声冷笑，然后，熟练地驾着轿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市郊驶去。

这起残忍的、怵目惊心的枪杀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八日，夜十一时二十五分。

二

六月九日早上，人们刚刚起床，枪杀事件仿佛长了翅膀，仅仅一顿饭的功夫，就传遍了峰海市：公安局长陈刚，在从市委开完会回家的路上，被女民警姜宁莉枪杀，杀人凶手姜宁莉驾车去向不明。

人们被这骇人听闻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这一天，人们的脸都绷得紧紧的，象阴雨天似的，仿佛峰海市的空气突然一下子凝固住了。闷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压得人们心头隐隐作痛。

陈局长惨遭杀害，峰海市的人民怎能不心痛如焚呢！他三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公公正正的办案，从没冤枉过一个好人，也从没放过一个坏人。人们尊敬他，爱戴他，拥护他。他的被害，给人们的心中投上了可怕的、难以抹掉的阴影。

十年动乱中，陈刚因解放前是地下工作者，被“四人帮”在峰海市的爪牙扣上了叛徒特务的帽子，给关押了起来。妻子也因忧愤成疾，离开了人世，撇下一个年仅十五岁的独生儿子军军，无依无靠，流落街头，被坏人拉下了水，参加了流氓集团。

“四人帮”垮台了，陈刚也被解放了。他官复原职后处理的第一个流氓集团案件中，有他的唯一的一个亲人、他的独子军军。他的心颤栗了，他是噙着泪水，给儿子带上手铐的……

事件发生后的当日上午，市委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刚

从现场归来的公安局副局长唐万年，刑警队队长李闯，匆匆赶到市委，列席了这次会议。

市委刘书记对老战友的不幸，悲痛欲绝，对此案十分重视。他认为，枪杀陈刚同志决非一般的谋杀案，是**敌人**搞的阴谋，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大阴谋！

会议上，他责令公安局立即组织一个精干的侦破班子，深入下去，充分发动群众，迅速将此案查清，早日将凶手捉拿归案。

唐万年和李闯回局后，立即将市委的指示精神向全体干警作了传达，并迅速将侦破班子组织好。副局长唐万年亲自挂帅坐阵指挥，刑警队长李闯任专案组长，并挑选了两名在对敌斗争中有丰富经验的青年侦察员郭军和赵梦丽。

现场上除发现了两颗五四手枪弹壳外，别无收获。至于其它线索自然无从说起了。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先查清姜宁莉的下落。兵贵神速，侦察员们立即投入了紧张而又神秘的战斗。

不料，战幕刚刚拉开，黑鱼湾又传来了敌情。十号早上，唐副局长接到驻军的报告：夜里凌晨一点，值勤的哨兵突然发现黑鱼湾的上空升起了三颗红色信号弹，一阵紧急集合，战士们立即封锁了黑鱼湾所有的路口，进行了严密的搜索。结果令人失望，连个人影也没搜到，只是在礁石缝里，发现了三颗定时信号弹壳。

在信号弹升起十分钟后，夜雾笼罩的海面上，朦朦胧胧地出现了两只橡皮艇。战士们见有敌情，迅速地隐蔽在礁石后，子弹上膛，警惕地注视着海面。

橡皮艇靠岸了，先后跳下八名武装匪徒，他们既象是一

群饿红了眼的野兽，又仿佛是一群神经病患者。刚下艇就漫无目标地胡乱打着冲锋枪，嘴里狂喊着：“弟兄们，冲呀！杀呀！……”傻里傻气的一个劲儿往上硬冲。

我边防战士，在喊话无效后，给予了回击。这群亡命之徒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除一名重伤几小时后死在医院外，其余七名被当场击毙。

经法医鉴定，这些匪徒在登陆前都被注射过高强度的兴奋剂，那位经抢救多活了六个小时的匪徒，临死前断断续续说出了令人吃惊的消息。他们来大陆是为了接应一位为党国立了大功的女英雄姜小姐回台湾。……

三

这意外的消息，仿佛是一颗炸弹，侦察员们被震懵了。姜小姐是谁？这不明摆着是指的姜宁莉吗！太玄乎了，玄乎得有点神乎其神！简直是“聊斋”中的一段神奇的故事。

有谁相信，一个刚满二十一岁的公安战士、中共正式党员，一夜间，竟变成了杀人凶手、国民党特务！玄乎，太玄乎了！

案情分析在一片沉闷的气氛开始了。赵梦丽这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沉着应战的青年侦察员，今天也沉不住气了，竟霍地站了起来。由于过分的冲动，她那俊秀的瓜子脸象抹上了一层红粉，那双丰满、湿润的嘴唇在微微发抖。

“阴谋，可耻的阴谋！”她杏眼圆睁，气呼呼的扫视了同志们一眼说：“大家都了解姜宁莉同志，她是出生在红旗下的青年公安战士，中共党员；在学校是三好学生，参

加工作以来又是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她的父母生前是国家干部，她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她的职业，就是这样的一位同志，怎么会突然间变成了国民党特务？简直是天下奇谈！如果姜宁莉同志是特务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人应该是特嫌分子！敌人玩的这一套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了，不过，我担心……！”此时，她那长长的眼睫毛急促地眨了眨，眼圈顿时红了。“我担心姜宁莉同志的失踪凶多吉少！”

会议室里一阵沉默，赵梦丽最后的这句话，象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同志们的心坎上。

“搞到我们头上来了！”郭军打破了难耐的沉默，愤愤地说：“小赵说得有道理，这是敌人耍的一个阴谋。从陈局长的被害，姜宁莉的失踪，黑鱼湾的信号弹，以及登陆匪徒的出现，一连贯起来，给人的印象好象是：姜宁莉是潜伏的特务，她杀死了陈局长，台湾特务机关派武装匪徒接她回去。可是仔细一推敲，便漏洞百出，逻辑混乱，不堪一击了。”

“退一步说，即便姜宁莉是特务，大家想一想，台湾特务机关能为了她一人这般的兴师动众吗？我看只有那些没有思维的人才会相信。”

“假设此事是真的，为什么还要给匪徒们注射兴奋剂？让他们疯狂地暴露在我战士的枪口之下白白送死？难道台湾特务机关是酒囊饭袋？”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扫向大家。

“否，他们并非是一群混饭吃的白痴。我觉得这里面隐藏着一个令人难以预料的大阴谋！以上这些拙劣的表演，是他们整个阴谋中的一个序幕，大戏一定在后头，种种迹象表明，我市有潜伏的国民党特务。”

“说得好！”李闯扬了扬手中的一份电报说，“我市曾多次发现敌台的奇怪讯号，这是我台刚破译的一份潜伏在我市的一个代号为一号的特务，发给他台湾上司的电报。

“陈局长是八号夜间十一时二十五分左右被害，而我台在九号下午一点收到这封电报，十号的凌晨一点，匪徒就登陆了。电文是这样写的：

鳄鱼：

一切就绪，可行，暗号照旧。

一号

“据分析，鳄鱼是一号特务的上司，这条鳄鱼很可能借助这群匪徒登陆之际，以合法或偷渡的方式踏上了大陆，潜入我市。

“但是，他们的行动计划、目的，以及为什么要杀死陈局长，眼下还是个难以解开的谜。关于那帮登陆匪徒，可以说是蒋特声东击西的牺牲品。”

他那鹰似的目光，仿佛是两道闪电，从侦察员的脸上扫过。从他那熠熠闪光的目光中，同志们看得出，队长对此案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同志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但是十万火急，而且又重如泰山，决不能等闲视之。眼下我们必须做到二快：一是尽快查清姜宁莉的下落；二是要抓紧时间，深入下去，尽快发现一号特务和他的上司鳄鱼的行踪，搞清他们的人马和行动目的，以便一网打尽。”

唐副局长赞许的目光，从眼前每一位侦察员的脸上扫过，然后落在面色黝黑，双目有神，说话办事干练的刑警队长的脸上，心中感到一阵快慰。

他喜爱这些智勇双全的青年人，更喜爱这位三十刚刚出头、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刑警队长。说起李闯，他并没有什么特殊惊人的本领，他既不象电影里的公安人员那样，留着大鬓角，细高个，大眼睛，小白脸，有时代风度的漂亮小伙子；也没有小说或电影里吹嘘的那套神乎其神的侦破绝技和盖世的武功。他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刑警队长中的普普通通的一员。

“大家都能科学的、实事求是地来分析推理案子，这很好。”唐副局长向大家微微一笑说：“台湾特务机关下这么大的本钱，说明鳄鱼潜入我市的重要性。昨天晚上市委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接待美国访华团的问题，刘书记说：这是中美建交后第一个来我市的大型代表团，安全保卫工作一定要做好。鳄鱼的行动是否与此事有关，眼下还难肯定。但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和重视。

“刘书记特别强调了破案工作和对客人的安全保卫工作要同时抓紧抓好，力争在客人到来之前将此案破获，确保客人的绝对安全。

“同志们，正象李闯说的那样，破案任务十万火急，我们决不能辜负市委和全市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力争将鳄鱼一伙早日捉拿归案。”

会上，集思广议，畅所欲言，意见渐渐一致起来。正当制定侦破方案时，一位值班民警匆忙进来报告说：“报告局长，刚才接到潜水学校保卫科王科长的电话，潜校学员在鹰头岩下潜水实习时，在水深十米的海底，发现一辆上海轿车，驾驶室里有一穿警服的女尸，王科长请示，是否马上将车打捞上岸。”

四

会议室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空气也仿佛一下子凝固住了。侦察员们瞪着一双双吃惊的眼睛，互相对视着，仿佛在说：这是真的？

赵梦丽的脸色倏的变得惨白，眼里噙满泪水。她最害怕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再也见不到她那亲如姐妹的战友了。此时，她仿佛觉得有一把利刃扎进她的胸膛，一阵悲痛，热泪就象是断了线的珠子，顺着她那白里透红的双颊，簌簌的滚落下来。她努力抑制着，才没哭出声来。

唐副局长这位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从极度的悲伤中抬起头来。他那双潮湿的眼睛，象两团燃烧着的火球，瞥了一眼面孔都变得铁青的李闯，说：“李闯同志，你立即带领郭军、赵梦丽赶赴鹰头岩！”

“是！”

唐副局长回头对值班民警说：“你马上告诉王科长，等李闯到后再打捞。”

“是！”

鹰头岩坐落在东郊海滨。这里沿海五华里全是些狼牙似的礁岩，唯独它平地拔起，象一只雄鹰的头颅，伸入海面，傲视着大海。

鹰头岩下，水深流急，狂澜翻卷，令人望而生畏。因而从没有人敢从这里下水与急流狂澜拼搏一番。甚至连峰海市几位有名的游泳健将，也只能望洋兴叹。但是，它却被潜水学校选中了。

李闯他们赶到时，王科长早候在那里了。经过一番研究，在教师和学员的协助下，将轿车打捞了上来。

车是公安局的，车内的死者也正是失踪了两天的姜宁莉。她全身上下无有一处伤痕，从外表看来完全象是坠海溺水而亡的。身上佩带的五四式手枪还牢牢固固地插在腰带上的快套里。五发崭新的子弹还在快套的弹囊里闪闪发光。

李闯把手枪从她的快套里轻轻的抽出来，卸下弹夹，一数子弹，头不由嗡地一声，原来的五发子弹眼下却只剩下三发了。他急忙拉开枪机，查看枪膛，枪膛里有轻微的射击后的划痕和烟迹。

他心头一震，难道陈局长果真是被她杀害的……不可能，太不可能了！他在一瞬间又否定了这一闪念的疑问。

李闯太了解姜宁莉了。她的爸爸是前市委组织部部长，被“四人帮”的爪牙给活活的折磨死了，她那在第一医院当副院长的妈妈，也含冤死在狱中。

双亲的不幸，在姜宁莉那纯洁无邪的心灵上，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难以消失的伤痕。她成了一位被社会抛弃的孤儿，那鲜花似的美好的童年生活，被一阵无情的狂风恶雨给摧毁了。消失了，象一阵烟云，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的眼前，是茫茫长夜。

一个刚满十三岁的“反革命狗崽子”，虽说年纪轻轻，却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苦辣。在她无家可归、流浪街头的日子里，陈局长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自己虽然失去了行动自由，但心中一刻也没有忘记老战友的这棵独苗苗。

在他被捕前的一个雨夜里，他担着生命风险，偷偷地溜出了家，在垃圾箱里找到了她，并连夜把她送到乡下的一位战

友的家里。直到“四人帮”倒台，他官复原职以后，才把她从乡下接到身边。从此，她才又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十八岁那年，她参加了工作，当上了她日盼夜想的公安战士。当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二十岁那年，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那天，她激动得哭了。

就是这样一位青年公安战士，怎么会是个凶残的杀人凶手，国民党特务了呢！何况陈局长是她的救命恩人！

这时，李闯又想起在枪杀陈局长的现场上，捡到的那两颗五四手枪弹壳，那是五六年出厂的产品，而姜宁莉的却是崭新的六三年出厂的产品，对姜宁莉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这明明是一场谋杀，是敌人有计划、有准备、有目的的一场卑鄙的、残忍的政治谋杀！

他带领侦察员登上了鹰头岩，极目远眺，是浩瀚的大海；低首俯瞰，则见狂澜撞击峭壁，风景确有诱人之处。

鹰头岩的后侧，是一条蜿蜒盘旋的环海路，他们在光秃、豁裂的岩石上，寻觅着蛛丝马迹。

两道模糊不清的轮胎碾过的痕迹出现在他们的眼里。李闯用放大镜仔细一瞧，正是他们的上海轿车留下的痕迹。终于找到了，轿车是顺着鹰头岩左侧较为平坦的石面冲入大海的。

“队长，弹壳！”赵梦丽在石缝中发现了一颗弹壳。

几乎同时，郭军在离小赵不足二米的地方也发现了一颗，这两颗弹壳正是姜宁莉弹夹中短少的那两颗子弹壳。

李闯盯着手中的弹壳，悲愤交集，心潮久久难以平静。狡猾残忍的敌人夺走了两位战友的生命，而又伪造现场，嫁祸于人，妄想实现他们那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此时，李闯那黑黝黝的面额上，布满愤怒之色，手中的弹壳被他捏的咯咯作响，燃烧似的眸子怒视着远方，心中狠狠地骂道：失去人性的畜牲，你们那配做炎皇的子孙！历史一定要审判你们！

“李队长，”赵梦丽瞥了李闯一眼，扑闪着那对深邃的，带有泪痕的眼睛说：“这充分说明，特务用自己的五四手枪打死了陈局长，然后把车开到这里，又用小姜的手枪朝大海连开二枪，制造假象，企图让我们轻信：杀死陈局长的凶手是姜宁莉，事后又畏罪驾车坠海自杀。”

“可是这位狡猾的家伙偏偏没有想到，弹壳会出来给我们作证。”郭军不无嘲讽地说。

“可是，当时小姜是处于何种情况之下呢？”李闯盯着两位助手说：“是被打昏？还是被捆住？但她身上并无一处伤痕，手腕也没有被捆过的痕迹……”

“很可能是特务对她使用了麻醉剂。”赵梦丽的眸子倏的一亮，说。

“你说的有道理。很有可能。”李闯向二位助手一挥手，“马上回去，请法医解剖检查！”

五

“邱主任，您的信。”交际处服务员张英，推开主任室的暗花玻璃门走了进来，把手中的一封信递给了邱仁冲副主任。

“谢谢，”邱仁冲接过信，礼貌地道了声谢，等张英走后，又坐到沙发上。当他那对鼓鼓的金鱼眼落在信封左下

侧一棵豆粒大小的蓝色方块印章上时，立即露出警觉之光。他离开沙发，轻轻推开办公室的门，探头向外扫视了一眼，没发现有人注意他，便将门的暗锁一拨，转身回到写字台前，拉开抽屉，双手伸了进去，将信封轻轻一撕，抽出一张白纸条，然后抹上显字剂，白纸条上立即出现了二行整齐的字迹：

一号

今晚你以我的名义，约野猫到南山坟地会面，让他交出密洞的图纸和钥匙。

鳄鱼

他烧掉密令，然后点燃起一支烟叼在嘴上，眨巴着亮晶晶的小眼睛，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

上司鳄鱼的到来，不仅给他带来了三千元的活动经费，而且给他那脆弱的神经注射了一支兴奋剂；上司决定，这次任务完成后，他将作为党国响当当的英雄、功臣，晋升为少将，并做了周密的安排，秘密接他回台湾。

这喜煞人的消息，把个邱仁冲高兴得几乎有些发狂，仿佛那闪闪发光的肩章，令人眼红的钞票，情意绵绵的美女，现代化的高级别墅，灯红酒绿的神仙般的日子，就在眼前，他手舞足蹈，恨不能马上飞回台湾。

潜伏大陆十多年来，他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总算混得不错，不但没露出破绽引起公安人员的注意，反而时来运转，被提升为副主任。

但这十多年来，他也饱尝了潜伏的惊恐之苦。他仿佛时时刻刻都觉得，在他的背后，有无数双警惕的眼睛在盯着他，稍有点风吹草动，心便提到半空。一天价提心吊胆，日

子确实不容易熬啊！

回台湾，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恨不能插上双翅，立即飞回台湾，待在大陆，夜长梦多，万一露了马脚，下场将是不堪设想的。

他清楚，如果此次行动不成功，党国将永远失去美国这个可靠的盟友，而却大大有利于中共，到那时，蒋总统真的成为海外孤岛上的孤家寡人了，没有美国人的支持，还谈什么反共复国，那将是一句空话，一句永远实现不了的空话！

这几年，世界上政治风云变化莫测，他敏感地觉察到，形势有利于中共，而不利于党国，中共的朋友多，威望高，国情日新月异。而党国却是日落西山，众叛亲离，楚歌四起。光复大陆谈何容易！

虽说如此，但他对于善于吹牛的蒋总统仍然抱有幻想，他曾想：即使是实现不了反共复国之目的，起码也能长期霸占着台湾，台湾将永远属于党国的，永远是一个自由世界！

鳄鱼的到来，虽说是给他带来了金钱和令人陶醉的消息，但他对这个还没见过面的上司却极为不满，他觉得鳄鱼滑得象条泥鳅，胆子又小得象只老鼠。竟命令自己以他鳄鱼的名义去会野猫！哼！为了他自身的安全，让老子去冒风险，真是岂有此理！

他暗暗埋怨他的总部上司竟派这样一个贪生怕死之辈来领导此项艰巨的任务，简直是有眼无珠！

这时，他忽然想起来大陆前家父曾对他说的一段话：

“共产党顺民意而得民心，最终得到了国家，凡是与共党打过交道的人，都深知他们的厉害，你去大陆后，要见机行事，遇事三思而后行，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就是对自己的人